



吾师徐先生，讳承谟，字燕谟（1906—1986），尝授余五年级英文精读课程。1962至1965年间，余为复旦外文系研究生，拜先生座下。由是缘结师徒，自50年代后期至70年代中期，凡历“反右运动”、“大跃进”及“文化大革命”。先生本血性儿男——其憨笑胡卢，频闻庠内，更兼词工豪放，复具老饕之号，嗜长江刀鱼一属嘉味。时儒林惮惧文祸，先生无语无寐，终日离群向隅，黯然太息：“不可为，不可为。”江姚王张一系壬人，乱政既久，猝然倾覆。先生遂少开朗如向日，唯惜佳景不永，盖心伤过甚，难自殤焉。而抑郁深蓄，竟以1986年3月26日侵晓，自沉家院井内。先生结庐武定路，寓一沪式旧楼底层，夫妇及末字小妹三人蜗居之，复贻芸籍万卷。是夜，余悉噩耗，涕泣难禁，悽吟“文革”初，受苛令，违意丽俗，以大字报诟师清誉。仿佛更能设身处地，倍感歿于狭促并道之危困。泪雨至此霏矣。

先生，高士也。难从所愿，迫而随流，始得全身。而中心所葆，耿耿傲骨，虽一时权变屈从，必不丧其节烈。先生雅好风骚，每出杰构，偶亦逢场赋唱，多数则哀调亡，叹穷衰，以草菅孤贞之心，翹待知音之作也。

夫世人欲略知莎翁其人，固必含其杂剧，读商籁诗汇。倘余循斯理，劝诸君：欲知先生，当读其诗，则先生之性淡泊谦退，泉下或以与西海文宗骈举，反谓非礼也。然言先生大成，尽在乎诗，窃不以为过也。区区所知，以其时吾国英文教授之众，享诗人声誉者，唯先生一人而已矣。其朋辈诗友，名彰者若钱默存先生、苏步青校长，皆有所作，褒赞先生文德郁郁皇皇。先生为大学英文教席，沈醉国故烟海，造诣精宏，而方今后学，崇洋迷外，徒攻夷狄之言语，不事汉家之辞章，不亦怪乎哉！今奉读先生遗篇，如窥堂奥，内藏丹心一片，破碎寒彻。彼时代之经纬脉络，兼得鉴焉。今有余同窗翟君象俊，倡言纪念徐

公燕谟、葛公讳传桀教授百年冥诞。二夫子风范敦教，于业内课外，熏沐我辈良久矣。徐先生尝于立国前，率同道二公，纂成英文选集一部，冠以钱默存先生弁言。承复旦大学出版社襄助，是书能重光坊肆，而夫子之灵差可绥慰。先生于英语散文，用力精深，别传神会，法眼著乎超尘绝美之处（艳而不空，丽而不绚，静而不冷，坚而不傲，平而不庸，亲而不密，丰而不肥者是也），喜读查尔斯·兰穆（Charles Lamb）一派从容散淡文字。其品味或为后现代主义者目为清疏高阔，选文足资为凭。余顷于港府晤友，畅谈马可诗？毕尔邦（Max Beerbohm），席间某英国教授即逊吾等“史前品味”。渠称当世本国大学生有愿知毕公文名者，稀若凤麟。余聆此言，即恐先生泉下难安也。

余忝列徐师门下，欲泛浮江湖而不没，势必趋逐新潮。夫时气重功利，多以英文为混世手段，民人则亟欲殷富。愧承先生衣钵，亦以课英语散文为业。为俦生徒听讲不怠，以期多有获益，故割爱先生《文选》诸本篇，增替本世纪实用文章。曩昔老名士，澹然独坐摇椅，闲阅华章，今已魂归道山。后起者辛苦恣睢，追名逐财，甘任牛马，为贾人驱策，所图无非衣食充裕耳。所谓文学乃乐园，惜成下时之说。而少年学子多奔赴荒原者，彼地洵非神趣妙谛之胜处，亦坚

心坚信，无怨无悔而往之。余于讲课新增选目，偶亦爱恨兼集，乃至私怀愆尤忤逆之愧，非为不能入正统之高格，全因题旨关涉时事，病于浅陋，以之授徒，足可成就粗识双语之商界班头，而难化育渊通雅颂之士林师首也。一言蔽之，究其本源，盖目下教育之业，重乎教而轻乎育，放眼名利之飙四起，理想主义望洋臣伏，堂·吉诃德之气概更惨遭鄙弃！

君不见，有其师必有其徒。因缘数定，凡夫即或厌之怨之，究竟难逃焉。先生与余，共此宿命，识见犹同，皆空自悬望灵丹，藉以救度众生苦厄，是故心印长契。今先生冥寿百矣，而音容栩栩尚在余眼前也。

陆谷孙文 朱绩崧节译



房子和汽车的一代(现代油画) 严力

上下两图均选自“上海太阳虹画廊”——《“石头传头”——罗青、严力 双人画展》



罗青在中国(现代油画) 罗青

怕
毛荣富

暑期去海南旅游，同行者中有名十岁男孩，也许是平时在学校受到太多管束，一路上尽显顽皮和野性的一面。一日，管不住他的母亲终于拿出了“杀手锏”——“李某某也到海南来了”，儿子听后，说：“你骗人。”“早上我在餐厅里就看到了她，只是没跟你说。”只见男孩顿显颓丧，连玩兴也没了——原来，李某某是男孩的班主任。事后他妈妈得意地说，只有这样才能吓唬住他。

此事使我想起了小时候的一位先生，也是让人闻名色变的。他家住四笏巷，那巷子在古代曾先后出过四位朝廷大官。因为他住在那儿，同学们都把这四笏巷视为畏途险境，害怕撞见了，不少人上学要路过那里，但他们宁可绕圈子走远路，也要躲开他。于是有人编了顺口溜：“舍近求远上学堂，只为避开狮虎巷。”这四笏巷变成“狮虎巷”的事还是传到了先生的耳朵里，一场雷霆似乎难免。可是，这天他来上课，神气凛然，还讲了欧阳修的一则故事，——年老体衰的欧阳修一丝不苟地修改文章，其妻生气地说：“汝畏先生耶？”欧阳修答曰：“非畏先生，畏后生耳。”接着，他话锋一转，说：“欧阳修畏惧后生的心理，我算是懂了，因为我平时对你们过于严厉，这四笏巷成了狮虎巷——为师的可不想遭

臭万年啊……”听了老师坦诚而伤感的话，大家低头不语，对他有了一种同情。后来我便转学来沪。再回去时，先生已不在人世。听说，他后来全变了，每当逢年过节，去四笏巷看望先生的学生总是络绎不绝。他去世时，成群学生的哭声震动邻里。

加里宁说：“教师须好缺点自己，他的一举一动都处于学生最严格的监督之下，而且还得经得起学生们长大后的审视。”

当年《蜕变》公演后，演满了200场。中午，剧团在演员吴涓当老板的梅龙镇酒家摆了两桌席，并每个职演员发20元花红（发我10元）。我觉得自己好阔气，赶快去买了个热水瓶，5磅的，天气马上冷了，不要一趟趟去买开水，我还狠心买了个枕头，我一直拿冬天衣服当枕头。

剧团头头非常关心团员的福利，西风起，眼看男演员没什么厚衣服，就和一家成衣店商量，集体购买黑皮面毛绒领子的茄克短衣，中间有腰带的，穿起来很帅。男演员一个个生龙活虎起来。这批衣服店里打七折，演员付一半，剧



足姑娘那种奋发拼搏的精神也就越来越能感染我。那时的中国队，立下决心要在千年奥运会的热闹，除了本身好球之外，更多是想把它当成一种舒缓。不想这么一看，却从此改变了我的生活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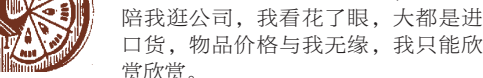
无疑，1999年女足世界杯是淋漓酣畅的，中国队出色的表现让我彻底成了那批队员的铁杆球迷。我随她们转战大江南北，更在网上召集同好建立网站和论坛。中国女足是我很长一段时期的生活重心。最初爱上她们，也许只是单纯为了她们精湛的球技和一股子厚积薄发的豪迈，但跟随久了，女

团垫一半，分6个月扣清。

我也忙备自己的冬装。我打开小木箱，取出我的猫皮短大衣，黄毛带咖啡点的，是新的，临离津前大姐送给我的。我说：“这皮短大衣是新的，你自己还没穿过。”大姐说：“是猫皮的，适合Teenage girl穿。你穿合适，我穿和年龄不相配。今年看你拔个子了，就想给你了，正好。”“谢谢大姐。”我扭头就跑到娘屋给娘看，娘

说：“好看，真好看。”大姐说：“二姐还托我给你买小洗盆、小毛巾送你，说无论条件怎么差，都要注意妇女卫生。我来不及去买，这10元给你，你自己买吧。我也给你10元。”

剧团兴旺，工作顺利，手里又有钱，我真是最阔的穷人、最穷的阔人。蒋天流说她陪我过去逛回大公司。趁一天早上剧团没活动，蒋天流陪我逛公司，我看花了眼，大都是进口货，物品价格与我无缘，我只能欣赏欣赏。



飞星般的前场任意球，即使我们只能走到这里，也无憾了。不想那篇评论竟一语成谶，甚至还有些预言性地昭示，中国队有过辉煌，但在那以后的

铁杆球迷八年路

曹芳宁

很长一段时间里，再不会有能力向世界冠军发起冲击。2003年的世界杯印证了这一预言。当我在电视前看着那些名满天下的老将离开的背影时，我也目睹着中国女足从迈向全盛到走下神坛的过程。

在这二十年来，遥隔千山万水，我常常透过心灵的窗户，见到那座熟悉的海岛。那是一座四边环海的小岛，岛上有一个小村庄。村里住着一位年近八旬的老人，矮矮的身材，走起路来腰背挺直，精神健朗。看他刻在前额几道深深的皱纹，人们便知这是一位饱经风霜的老人；看他布满老茧的双手，便知是一位勤快的老人。村子里称他为“勤劳汉”。

老人孤身独居，没有什么爱好，不会打牌下棋，更不会麻将之类，只是每天在饭桌上呷一口酒，消磨时光。在夏日的晚上，偶尔会与邻居孩子讲讲大海的故事；偶尔也会在老年活动室与几个老人拉拉家常；偶尔也会与人聊起子女的事情。他没有儿子，只有女儿，没有一个留在身边，都远在他乡。他没有离开这海岛，不仅是他固执的性格，更是他与大海有着一份难舍难分的深情。

他喜欢家乡的大海，依恋大海。大海不仅给他留下了童年趣事的回忆，更是因为在那个不幸的年代，是大海让他倾诉心中的苦闷与忧愁；在遭遇挫折的岁月里，是大海不息的波涛，激励他扬起生活的风帆；在那失去爱妻的日子里，他常常坐在大海边，默默地倾听大海的涛声，让心灵获得慰藉；在思念远在他乡的亲人的时候，他遥望远远的海岸线，希望海浪带来亲人的消息。

如今，他已经垂垂老矣，每天他来到大海边，闻闻那熟悉的海腥味，听听大海的潮音，感受那大海惊涛拍岸的气势。潮起潮落，他对人生的感叹，已如同退潮后一片广阔的沙滩、坦荡、平静……

有一天，村里传来一个消息，说村的海边要建码头，村里房子要迁移。老人听了几个晚上辗转反侧不能入睡，不得不给远方的女儿打电话：“我们村庄要搬迁，怎么办？不想搬。”

电话里传来了老人那带有沙哑、又透着倔强个性的声音。女儿劝慰他：“村庄搬迁的事没有这么快，八字还没有一撇呢！别着急。”

但从那时起，老人的心中一直闷闷不乐，忧心忡忡，口中一直叨唠着……真不愿离开大海，与大海，似同鱼儿离不开水一样！

我祈祷，这个消息不要过早成为现实，只希望让大海陪伴老人度过安详、宁静的余年。因为这位老人是我的父亲。

2006年11月10日，我应上海第二军医大学的邀请，做了一次有关一流大学的讲演，历时两个小时。

我的主要思想和观念都是从古书中借来的。这叫“活学活用”。比如：人有气质，大学也要有气质。

世界一流大学气质应富有“四文”（天文地文人文文气）气派或精神。

这猛志常在的气质、气派应体现在多数教授和学生（尤其是博士生）身上。

大学气派是许多教授和学生气质的集合。

我想起“王”这个汉字。三横分别为天文、地文和人文。一竖为横分。

用神文把天文地文人文串起来，便是一个“王”字——这是我对“王”理解和解释。

能串起来才是一流大学。串起来就不是。基本上可以串起来，一流大学便算基本建成。串的本领不小。串，谈何容易！串，是种哲学创造活动。串，就是把科学、

艺术和哲学统一起来。世界一流大学要有“王”者气魄、风骨和气度。一流大学理应是整个国家和民族的思想感情宝库。所以是个“王”字。

给予过我的信念与勇气。她们曾让一个年少的孩子看到了这样一个事实——强者是受人尊敬的，然而成为强者的前后却都是艰难的。成为强者前，要的是面对困难摆好心态；成为强者后，要的是面对荣誉摆好心态。

我相信这对如今的新生代女足来说也是一样。在即将举行的世界杯上，只要能摆好心态，对自己的信念负责，那么无论结果如何，人们的尊重总会随之而来。

明请读一篇《每一次落泪都是回忆》。

我心目中的『世界第一流大学』

赵鑫珊

